

詩廣傳卷三

船山遺書十一

衡陽王夫之撰

小雅

知干旄有杖之杜之異於鹿鳴者而後可與言君子之情也彼妹者子何以告之是操券之求也彼君子兮噬肯適我是奔名之邀也逮鹿鳴之三章而後知君子之情陶以天笑陶以天者其先之也不以名其後之也不以實故曰相而笑莫逆於心彼爲子桑氏之交者且然況君子乎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感其已示而不希其所未示也君子是則是倣固然其則倣之而不但遙企以一當也嗚呼斯

所以爲君子之情與故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關雎之鐘鼓琴瑟鹿鳴之笙瑟簧琴以友以樂以敖莫知其所以然而自不容已以此好德非性其情者孰能此哉

資君之祿以養其親故致親之身以事其君孰爲此言殆非知道者與夫養者子事也非事親之事也以養爲親之事則將以養爲親所待於我之事是謂其親以需養爲心而以事之也君子事道小人事養故爲人子者苟以養爲己之事而不敢謂親之我需惟然則亦惡敢以親之身致之以報養乎致其身以報養抑將買其身以求養爲人親者抑將買其子以貴養乎身者親之身也守親之身者事

親之事而已矣親與我胥生於天地之間無所逃於君臣之義一也故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親事其事而有餘於我成之親事其事而不足於我補之成其有餘故曰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補其不足故曰爾尙蓋前人之愆嗚呼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亦惟艱哉詎曰以其鼎食易其菽水親心慰而我事畢邪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四牡之以勸忠也卽以爲勸孝也先王不忍以需養之心勞人之子人子而以需養之心上承其親亦異乎先王之所求矣元化無惰急之施君子無迕切之求然而萬物之才盡天

下之情輸焉非知道者弗能與也易曰雷雨之動滿盈宜
建侯而不甯建侯而猶不甯者亟動之報也不甯而建侯
以甯之不動以己而後濟天下之險也故以惰急而盡天
下之才則天下之才疑以沮以惰急而盡天下之情則天
下之情躁以薄非知道者而以求益於天下益天下以險
而已矣風之暄日之和雨之浥百昌乃以輝其榮華而不
吝儀之潤度之溫相感之微羣心乃以勸於疇酢而不疑
故君子觀於春而知雷雨之盈可乍而不可頻也駢駢征
夫每懷靡及雖靡及焉無終於迄切以求天下也六轡如
濡潤也如絲微也其沃暢也其均和也周爰以咨而盡天

下之才情愔急之情平矣

能爲兄弟之間者非友生也實沈臺駘之變袁譚袁尙蕭
繹蕭紀之構貞人摯士固嘗涕洟道之而不可挽矣釁隙
之成妻子惑之僕妾挑之者不可勝道棠棣之詩頡頏於
兄弟友生之間而酌其豐殺不以妬妻逆子黠僕煽妾之
讒毀爲憂而歸咎於友生何也弗豫擬於不肖之途而授
以可任之咎君子詞也申生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
我辭姬必有罪然且僅爲其世子而不足以孝奚況斥其
私昵之蠱迨過以自旌而激其不相下之勢哉故曰詩可
以羣可以怨睚其爲君子詞也

古之爲道也有恆貴有恆貴斯有恆尊矣有恆尊斯有恆親矣有恆親斯有恆學矣有恆學斯有恆友矣類之以爲尊也尊之以爲親也合之以爲學也學焉以爲友也故友而三善備焉學以尙賢尊以尙秩親以尙愛講習居遊之中人紀備矣尊所不足以學匡之親所不足以學惇之學所不足以尊親勸之國無異教士無曠心熹求師而榮反善者不舍其族姓姻黨而得之學不勞而教一嗚呼盛矣故封建者井田之推也學校者封建之緒也道參三而致一故曰一以貫之也既有肥羜以速諸父族姓之友也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姻黨之友也君子無道廣之交野人無

越疆之好俶詭，佻蕩之士不登於麗澤，然則雖有莊惠綦游之清，狂儀秦、睢澤之譎，伎亦惡足以立朋黨而啟異同哉。政圯於國，教衰於學，教衰於上，友居於下，鄒魯之羣居聖賢之弗獲已也。

聖人之於物也，登其材不獎其質，是故人紀立焉於人也。用其質必益以文，是故皇極建焉。材者非可以爲質也，質者非可以爲文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苟異於物，而人紀立矣。君子之以審人道而建極者，不在是也。草木禽獸之有材，疑足以爲質矣，而未足以爲質者，資於天而不能自用也。故天均之以生，而殊之以用，野人之有質疑，亦有其

文而未足以爲文者安於用而不足與幾也故聖人善成
其用而不因其幾生天也質人也文所以聖者也禁於未
發之謂豫節於欲流之謂和審微以定命之謂神變化以
保和之謂化卽事而精義之謂聖故聖人之道因民之質
而益焉者莫大乎文文者聖人之所有爲也天無爲物無
爲野人安於爲而不能爲高之不敢妄躋於天卑之不欲
取法於野人下之不忍竝生於草木而後皇極建焉皇極
建於上而後人紀修於下物莫能干焉至哉其爲文乎故
曰日用飲食民之質也君子之所善成不因焉者也因其
自然之幾而無爲焉則將以運水搬柴之質爲神通妙用

之幾禽其人聖其草木而人紀滅矣是以君子慎言質而重言文也

論禦夷者曰周得中策漢得下策是周漢各有一成之策也我有以知其未知策也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守也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戰也夫禦夷者誠不可挑之以戰而憇於戰以言守則守之心先脆矣誠不可憇焉以守而畧於守以言戰則戰之力先枵矣抑以戰爲守以守爲戰而無固情也故善禦夷者知時而已矣時戰則戰時守則守時戰則欺之而不爲不信殄之而不爲不仁奪之而不爲不義時守則幾若可乘不乘而不爲不智力若可用不用而不

爲不勇采薇之詩迭言戰守而無成命斯可以爲禦夷之上策矣責漢武之亟戰猶夫責漢高之不戰殆夫救焚拯溺而爲之章程也與

往伐悲也來歸愉也往而咏楊柳之依依來而歎雨雪之霏霏善用其情者不斂天物之榮凋以益己之悲愉而已矣夫物其何定哉當吾之悲有迎吾以悲者焉當吾之愉有迎吾以愉者焉淺人以其褊衷而捷於相取也當吾之悲有未嘗不可愉者焉當吾之愉有未嘗不可悲者焉目營於一方者之所不見也故吾以知不窮於情者之言矣其悲也不失物之可愉者焉雖然不失悲也其愉也不失

物之可悲者焉雖然不失愉也導天下以廣心而不奔注於一情之發是以其思不困其言不窮而天下之人心和平矣言悲則悴以激言愉則華以愔元稹白居易之一率天下於褊促宜夫杜牧之欲施之以刑也

征婦閨中之怨怨之私者也盛世之音無怨而錄征婦之怨被管絃以奏之廟廷何取乎曰斯以爲盛世之音也盛世之怨舍此而無怨焉耳故南之有卷耳殷蠶也雅之有出車杕杜也鴻雁作求爲此詩而不得矣是故忠臣之憂亂孝子之憂離信友之憂讒愿民之憂死均理之貞者也而不蔽思婦房闈之情下直者其上必枉議論多者其國

必傾非議論之傾之也致其議論者之失道而君子亦相
爲悞急則國家之舒氣盡矣怨者陰事也陰之事與情相
當不與性相得與欲相用不與理相成與女相宜不與男
相稱迻情之動於性迻欲之幾於理迻婦人之懷於君子
則陽爲陰用而國惡得不傾乎故天地之間幽昵之情未
有屬而早已充矣觸罅而發發乎此而竭乎彼矣先王知
其然順以開其罅於男女之際而重塞之君臣父子朋友
之間乃以保舒氣之和平舒氣之和平保則剛氣之莊栗
亦遂矣先王調燮之功微矣哉故知陰陽性情男女悲愉
治亂之理者而後可與之言詩也

曰衣食足而後廉恥興財物阜而後禮樂作是執末以求其本也執末以求其本非卽忘本也而遺本趨末者託焉故曰衣食足而後廉恥興財物阜而後禮樂作管商之託辭也夫末者以資本之用者也而非待末而後有本也待其足而後有廉恥待其阜而後有禮樂則先乎此者無有矣無有之始且置之可以得利者無不爲也於是廉恥剝而禮樂之實喪迨乎財利盪其心怕淫驕僻乃欲反之於道猶解巨艦之維於三峽資一楫以持之而使上末繇得已且夫廉恥剝而欲知足禮樂之實喪而欲知阜天地之大山海之富未有能厭鞠人之欲者矣故有餘不足無一

成之準而其數亦因之見爲餘未有餘也然而用之而果有餘矣見其不足則不足矣及其用之而果不足矣官天地府山海而以天下爲家者固異於持贏之賈積粟之農愈見不足而後足者也通四海以爲計一公私以爲藏徹彼此以爲會消息之者道也勸天下以豐者和也養衣食之源者義也司財物之生者仁也仁不至義不立和不浹道不備操足之心而不足操不足之心而愈不足矣奚以知其然也競天下以漁獵之情而物無以長也繇此言之先王以裕民之衣食必以廉恥之心裕之以調國之財用必以禮樂之情調之其異於管商之末說亦辨矣故舜之

歌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暄豫春容而節之
以其候人相天以動而不自知斯南風之所以阜也故魚
麗之多也嘉焉耳其旨也借焉耳其有也時焉耳嗚呼此
先王之以廉恥禮樂之情爲生物理財之本也奚待物之
盛多而後有備禮之心哉

萬物之交必以其氣相致也必以其情相攝也必以其物
相求也故有嘉魚而後罩汕集維其物也有樛木而後甘
瓠纍維其氣也有良蔭而後翩騅來維其情也君子之酒
不妄施嘉賓之燕不妄受也猗與人道得萬物之良惟斯
而已矣或不揣而廣之曰均生也而氣無異均氣也而情

無殊均情也而物無擇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共命上
可交天帝下可以偕乞人然後其慈圓其悲宏其喜廣其
捨博行於異類而無礙也悲夫吾知其施罟於鼃鼃之窪
引蔓於童山之麓翔集於惡木之叢也

三代而下有愛天子者乎吾不得而見之矣汲黯之誠情
未泯也魏徵之媚機未忘也天子曰從吾游者吾能尊顯
之是附其所自顯者而已矣士曰吾幼之所學者待君以
行也是依其所與行者而已矣君子曰臣之於君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者也是猶其不可逃者而已矣然則三代之
臣胡爲其愛天子邪露之降也無所擇於薰無所擇於非